



■好书连连看

未央歌

作者:鹿桥 黄山书社出版 定价:58.00元

未央歌”。
“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原)
入选“20世纪汉语故事100强”——香港《亚洲周刊》选评,评委有余秋雨、王蒙、刘再复、谢冕、王德威、南方朔等。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把《未央歌》看做抗战期间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之一,《未央歌》“尤使人神往”,“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字不赏心”。其他三部是:巴金的《人间三部曲》、沈从文的《长河》、无名氏的《无

书》。
有人说,这是一本《追忆似水年华》;有人说,这是一部民国版的《红楼梦》;有人说,这是一篇非常时期的《桃花源记》。历史也罢,小说也罢,童话也罢。唯有“那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永刻在心间。

《未央歌》以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和昆明的风光为小说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轻的大学生,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平静纯洁的象牙塔内,他们彼此引为至友、畏友,有爱与怨、有笑有泪,并交织发展出一段属于青春和校园的爱情故事。书中关于友谊的描述、爱情的铺陈,以及

对校园精神的探讨,表现了那一代年轻学子对真善美的追求与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

本书文笔清新自然,人物形象鲜明,洋溢着乐观向上的青春诗意,充满着爱心和幻想的少年情怀,令读者倾心不已。可以说是一部“爱与美”的青春小说,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集中探讨了个人在大学时代如何追求人格完备和完善的课题。

当一代人的青春岁月以杨沫的《青春之歌》为皈依和偶像崇拜时,另一个社群却是恬然偎依在鹿桥小说《未央歌》中的那阵西南联大往事中,没有激情,难觅革命的风起云涌,只有平静纯洁的爱情和友谊。

■书评

像烟雾融入眼前的风景
——《扔在八月的路上》

作者:(日)伊藤高见著 伏怡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3.60元

八月的最后一天,东京的暑气分毫未减。对于同在饮料公司负责运货的敦和水城而言,这天都是特殊的日子——他们要进行各自的了断,把一段过往“舍弃在八月的路上”:水城要调去总务科;而敦即将结束自己短暂的婚姻。

这本获得2006年第135届芥川奖的小书《扔在八月的路上》没有跌宕的、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一切淡如烟雾。敦和水城知己般的谈话贯穿

所吸引,两人很快便粘在了一起。”(P12)然而现实与理想终究有差别,敦没当上剧作家,知惠子也只是在食品公司的出版部当一个小编辑,彼此缺乏共同语言,唯有“走路的速度和脚步的声音”能表达自己的情感。(P15)一次次争吵后,婚外情如麻疹般侵入,但“遭忌讳的东西大多可都是美味的”(P62)——就在这一刻,敦考虑起了离婚。离婚前夕,敦和知惠子决定重回“那些写满回忆的地方四处转转”(P78),可唤起的“尽是那些令人生厌的往事”,“虽然谁都说不出口原因,但两人却都从这份荒唐中感受到了莫名的快乐。”(P80)伊藤高见对这段婚姻并未进行任何评断,而任由往事的细节铺陈出不能做加减法的喜欢和讨厌;他写的既是两性关系难以和解的一面,又是少年的内心成长和自我认知。将棋(日本象棋)中的“烟灭战术”作为对于生存状态的隐喻贯穿了全书。所谓“烟灭战术”,就是当一方玩命似的猛攻时,自己这边的棋子也会像烟一样一个个消失。而那些消失的棋子,就像敦即将了断的婚姻,都是成长、都是继续生活下去的代价。而所有的往事,其实都没有凭空消失,而是“像一阵烟雾,融入了眼前的风景”。



八月的最后一天,带出了全书的内核:敦与知惠子那段不成功的婚姻故事。作者伊藤高见是细节的高手,他所选取的婚姻生活片段带有闪亮的、反光的特质,照亮了那些无法诉诸言语的微妙感情;而偶尔插入的评论犀利又直抵痛处,令这本短小的小说具有深入人性的厚度。

敦和知惠子是在大学认识的,“或许是被对方的理想

书中同时收录了同样风格的短篇《海螺中的风景》,作者将自己与陌生人、家人之间交错的城市故事裹进了窗玻璃般清盈的叙事中。在一个海螺般的小世界里,“夜晚就这样向前滑去”。

我们仨

作者:杨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14.10元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先生唯一的女儿钱瑛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先生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先生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作者:王朔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26.00元



与此前推出的字字句句充盈改变、探索、尝试的勇敢的《我的千岁寒》比,王朔的这部小说在虚拟与写实的黏合上更为完美更为虚无也更为真切。不能粗暴地将“老王”洋洋洒洒的这番“谈话”看成是《我的千岁寒》与《致女儿书》的简单叠加,可这种粗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因为在2008年,毕竟有了这样一本国产的、先锋的、老当益壮的文学探索之

作——它是沉寂多年王朔复出后所交出的最较真最浪漫最悲哀也最虚无的一部探索性小说。在“谈话”中,王朔不装傻、不装虚伪、不装蒜的姿态一如既往,对于生命乃至意义的慨叹亦衍化为一种对于文学最物理最实在的爱。

有了这本“谈话”,王朔不仅证明自己并非死火,而且也从旁扶助我们的挑剔再度升级:此前此后,触手可及的那些文学哪里就是文学呢。

聆听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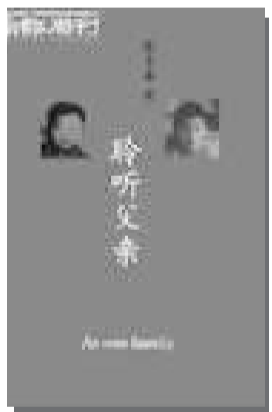
作者:张大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22.60元

这是一本叙述样貌异常复杂而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的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性。一个年轻父亲向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讲述自己父亲、自己父亲的父亲、自己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故事,外带坦陈、描述种种人生困惑……

这一叙述视角的确立使整个小说文本从一开始就避开母系式深情、浓情乃至滥情,兀自奏起一款野性、粗狂、外加少许慌张、少许掩饰不住的得意的调子,有点怪,柔情,具体说,那种雄性色调

的刚性柔情仍是本书繁多叙述样貌里最为令人动容的那个部分。“第一次,他如此之老实,甘心放弃他风系星座的聪明轻盈,有闻必录老实透顶……第一次,他暴露了弱点。”

前面这段来自好友、同行朱天文的评价中,“暴露弱点”一句精准而狠毒。一个男人,哪怕十足酷十足天才十足天马行空桀骜不驯超凡入圣,可一旦他蹲下来面向儿子,都可能情不自禁柔起来,颓下去。



干校家书

作者:叶圣陶/叶至善 人民出版社 定价:80.0元



翻开这本书的感觉,与推开邻家门的感受多少有

点儿像。就算不知道叶圣陶是谁,叶至善是谁,只须翻开,那种热络气息自是扑面而来。这时,有个烧得滚烫的煤炉当屋立着,上面那只铝制水壶吱吱冒着热气。水开了,沏上茶,唠嗑开始……前面这并不确切的意象所试图强调的,无非是那种酱油色的老照片调子,要划痕,要擦伤,要那种类似农耕时代居家生活的凡俗与庸常……是幻觉。可这一幻觉撑满了整本书,将那用密密匝匝蝇头小楷写成的厚厚一叠文革家书里里外外染尽风霜。作

为一本读物,《干校家书》其实并不“好看”。它过于琐碎,过于私人化,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可岔开了想,在今天,那种过度的有趣、好玩儿或好看,其实尤须警惕。“刘羚羊”很震惊,“张飞鸽”很唯美,可恰恰是他们最荒唐。

与描述“文革”时期的很多文本不同,这家家书中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的恨与怒,父子两人的文字中总是平和、积极,显露出一心性的“纯”,甚至多少有一点“愚”,他们努力不陷于消极,可这样,反倒让人读出一悲凉。

幸福是会重生的
——《多田便利屋》

作者:(日)三浦紫苑著 田肖霞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元

“话语明明汹涌澎湃得不像真的一般,却又在胸中悄然沉淀了大半。最后好不容易说出口的,是简单至极的一句话。”(P225)在《多田便利屋》末尾,作者三浦紫苑对多田启介的一段描述同样适用于这本书本身:这是一本朴实得近乎平淡的小说,然而朴实和平淡的背后却有一股情感的暗流。代客看望老人、整理仓库、照看小狗、接送孩童、修理门锁、担任保镖、记录公车经过的班次……所谓“便利屋”,就是为雇主们做这些其实他们自己也能做的事。多田看起来是个彬彬有礼的老好人;但不同时他又与人保持着距离,是个“想一个人呆着,因为如果和人在一起便会寂寞”的孤独男人。

当多田在公交车站偶遇性格迥异的大学同学行天的时候,好戏开场了。虽然行天“尽干些随意妄为的事,一副既不在乎自己也不在乎别人的样子”,但其实他“心隐藏着比任何人、都要柔和而耀眼的光芒。”(P196)作者以一种笃定的、缓缓展开的叙事,通过数个片断式的小故事,深入他们的内心,将两人性格进行了生

动的描摹;又藉由雇主的故事切入,带出两人自身的生命往事。

当他人的故事与自身的故事间形成某种映射的时候,也是人与人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彼此发现、彼此安慰、彼此慰藉的时刻。当多田初次看见行天,心中感到轻微的怜悯和轻蔑之时,他很快便明白了这轻蔑是一种投射,“说到底行天也罢我也也罢都是孤身一人”。(P46)而当多田面对父母交换孩子的北村周一,看见那个不依靠血缘维系着的家庭同样幸福地生活着时,他想的其实是自己那“死去的婴儿不曾迎接的未来”。(P222)小说末尾写道,“幸福是会重生的。它会改变模样,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一次次悄然来到寻求它的人们的身边。”(P227)

作者三浦紫苑堪称日本文坛的怪才,她喜爱少女漫画,自称“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是胡思乱想”;她对人物的描摹有着漫画般鲜明的图像感,却又不失心理底蕴。她以本书获得2006年第135届直木奖的年仅29岁,成为了60年以来第三位不足30岁的获奖者。